

三

3

1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9293/0628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

門生昆陵左杰考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衰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直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微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祈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漢書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

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三二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折，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
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
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鉞折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
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

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蒞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

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
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
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

兵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
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
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
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
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
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樸六摺據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
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刑**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此。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正，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

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

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

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古凶蓋參卜筮春

秋之說詆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災以取之詆由人興

也人失常則詆與人無釁焉詆不自作故曰德勝不

祥義厭不患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雉登鼎武丁為

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川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

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

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

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

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神龜晉有卜偃宋有

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

麤猶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

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

種

井川程編

卷之四十三

史記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
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
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
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土階
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鋤糲梁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
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
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
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
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
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
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
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諸子

劉勰

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

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躋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螭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躋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昇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

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
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
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
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
繚術通而文鈍鴉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
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折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
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
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

死王符潜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
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
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荀子

黃震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
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
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
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
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

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
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
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
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
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
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
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
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關繫
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
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

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
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
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
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又曰昌黎
謂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
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
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
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
於篇末可見矣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
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謂偽者人為之名

非詐僞之僞若曰人性本惡脩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爲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

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外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爲當然而厚葬爲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佚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辯家語爲荀氏之傳

葉適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

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
孔子與齊人辯爭最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謹龜陰之
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爲
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弟子名實之
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爲實用則學者之心術踈矣又
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
子見用子路以爲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爲貴而孔
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
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

也又按始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其爲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
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
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真大罪而孔子
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爲國聞人其罪未彰而
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爲夫子本旨則其
前爲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
命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
然則湯誅尹諧文王誅繇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
正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

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
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蓋百世所同患矣自
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况近之故余以爲荀氏之
傳也

春秋繁露

通考 後同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
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
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
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
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七舛無以是正又
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非當時
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

程氏演繁露曰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
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
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
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
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
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
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
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

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日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

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

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况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

春秋决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
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
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
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

太玄本旨序

論玄不可以準易

葉子奇

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用二故
二其二以為四二其四以為八二其八以為十六二
其十六以為三十二二其三十二以為六十四也用
三故三其三以為九三其九以為二十七三其二十
七以為八十一也易九六重之故其爻六玄九四重

之故其位四易畫則自下而上自前而後以三乾三

兌三離三震三巽三坎三艮三坤三八卦一貞八悔而

互重之故其究為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

而外以二一州二一州二一州二一州二一州二一州二

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八十一首此

易玄取用不同之効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

柔仁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偶之兩端玄立天地

人之道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二方

家一州一三方二州一三方三州之三體盖易以兩之玄以參之也

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此二至陰始陽生

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爲陽自應至養爲陰此亦二至
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始之初六當二至晝夜
子午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
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
待而爲序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
卦少由其畫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
於遡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
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
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
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

於自然此所以爲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
會求律曆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
爲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
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
天地交而爲泰天地隔而爲否一陽來而爲復一陰
生而爲姤五陽決一陰而爲夬五陰剝一陽而爲剝
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爲中爲周爲
礮爲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
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旣不同
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爲復擬礮閑爲

屯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
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
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畫有四而贊辭反九
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
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畫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
而上玄畫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
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
雖列九贊但以次言之物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
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
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

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
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
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
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
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
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
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
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
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
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

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畫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躋贏二贊以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曆以附會焉初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瓿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豈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也今觀宋陸舊註尚多舛失輒不揆而爲之解雖膚見諛聞不足以窮玄之蘊奧然於文義之近亦或庶幾焉然而雄也擬易於玄有以傳其學愚也索玄之旨未免缺其疑雖其固陋不能以知玄然亦不可謂後世無揚子雲也今疏其所疑於卷首尚俟來哲以折衷云

司馬溫公論太玄

通考

班固稱諸儒或譏楊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

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泐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置書嘆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

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茂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附論潛虛

王應麟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
 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
 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
 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
 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正心而萬事正
 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愚
 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
 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譜玄

通考

晁氏撰易玄星紀圖一卷以溫公玄歷及邵康節太
 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
 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羨不
 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
 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鮑魯齋論太玄

天淵發微

朱子曰子雲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
 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難陰
 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鮑氏
 曰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摻萬物乃躔此言明

生鬼死鬼死明生死相授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
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
緯曰縱與橫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爲經地爲緯
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
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
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
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生
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筭盡東南則午算
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
至西北而算盡東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算極至

於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半用也南北定
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東木旺則西
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
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
成聖人察乎朧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蓋
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爲太陽北爲太陰陽精至
太陽爲夏陰精至太陰爲冬晦而月見西曰朧朔而
月見東曰側匿餘見太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
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
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巳數九乙庚八

并八和絲 卷之四十三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
質律以和聲聲律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
初九午爲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午
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巳合隨
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
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
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呂而不
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巳宮也
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
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

數後世託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
又曰太玄倣焦京卦氣而作朱子已言之矣若邵子
之學程子嘗稱之曰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又曰亦
不盡如之則於楊子之學信乎其深有所得矣故其
每取楊子之說有曰洛下閔改顓帝曆爲太初曆楊
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
五隔四四分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起於中孚故首
中卦又云子雲旣知曆法又知曆理又云子雲作太
玄可謂知天地之心而詩又有內外天人之說天根
而對以月窟卦氣亦用六日七分其他默會處甚多

未易枚舉是經世之作於太玄不無所助也而謂其學盡出於玄則不可其非深於玄者也亦粗識其梗槩而不忍棄耳彼蘇氏解易且不識性宜其不取太玄之礙易而謂其以艱深而文淺易易有竒一偶一而楊子雲有以馬人謂其好竒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其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貞所刻有作三作三象天一象地一象人其文已見於商豈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人見其數以三起謂一生三而近於老也詎知太極函三爲一而易乾初畫亦止有三焉由是推之三三而九三九

二十七三其天三三其地四三其天五三其地六其爲數也亦無往而不與易合豈五千文之可例耶學雖未純亦一竒也自先漢以來至今千數百年好之者不下一二十家即大儒如唐韓昌黎尊之以爲聖人之徒宋司馬公嘗準之以作潛虛彼其功名在宇宙績著在通鑑而其精神心術則寓於潛虛之一書今人才不曉其旨又取而罵之當知康節之在當時與馬公相與至矣此書豈無自而作蓋亦祖於玄耳一自莽大夫之書出於朱子而後諸儒始有議論而薄其為人先儒論之詳矣朱子既書之以爲後世爲

井川程編 卷之四十三
儒而無節義之戒矣而其於玄間亦取焉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所以世之鉅人絕德間有好之者豈其胷中盡無斟酌而妄取之哉必有以也得非以其理之所在人心所同自有不可磨滅者耶

邵康節作正元

考索

陳漸之演元所以發太元之旨吳秘之音義所以祛太元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元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賴於陳漸吳秘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實欲

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元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州邵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邵家而爲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爲九贊元何拘也正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元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類

無非正救太元而爲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著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于太元也深矣哉

管子 法家

葉適高似孫 黃震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群籍

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

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噐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高氏子畧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穆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

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
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
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
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
仁也哉而况井田旣壞槩量旣立而商鞅之毒益滋
矣封建旣隳詩書旣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
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竊而用之無法民削而
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
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
盖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

於管仲乎

黃震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楊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復熟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

則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大匡之要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祿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

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劫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盟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

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

誇功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
至如此之屑屑哉伐菹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爾謬
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
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
焉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
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
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
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
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
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

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
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
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
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
藏粟為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之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
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
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
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
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

知困窮之數，予弩多巨軻，則下令聘鵠鷓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巨軻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

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

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
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愚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
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
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
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
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
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
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
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
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學故云爾

商子

通考 後同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術之度孽好刑名之學秦孝
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
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
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
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
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
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

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溺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令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甌惰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

者何利哉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買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撲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徃徃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糞遷豈孝公前事耶

慎子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王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

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
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爲天下君
不擇其下爲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人
不得其以自爲也則土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爲我則
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
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
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爲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
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
何所明也

韓非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徃徃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
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
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
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
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
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
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
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
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踈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徃徃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辨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刑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括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

井川和編 卷之四十三
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鄧析名家

晁氏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爲本以義爲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誦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

非出於道德而然耶自文武旣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歇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剽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

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
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歆嗣於是爲不
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
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
盖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
列子固嘗言其操兩竒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
之法而子產誅之盖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
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
韓矣夫傳者乃曰歆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
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大叔曰有德
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
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
春秋以來列國棊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操
輾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
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
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歆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

吳萊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盖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
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
者爲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
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
辭亦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爲
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爲治者乎此
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
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
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

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
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闇於
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
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爲先
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
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於人心著於耳
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
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
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
今則彼爲堅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

井川和編 卷之四三 三
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
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爲狗名責實者少矣自
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
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
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佞類無
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
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
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
狗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
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
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
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
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
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
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狗名責實之治哉嗚呼
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爲不及乎宣
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
者可爲未慨也哉

墨子 墨家

黃震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

議荀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與

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

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辨墨

馬端臨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闕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掊擊聖人鄙堯舜陋禹而自

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畧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獨揚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

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 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四



諸家二

鬼谷子 縱橫家

高似孫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

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讀戰國策

吳萊

吳萊氏曰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顧凡昔之所謂疆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旣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僻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

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
勢以爲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
曾不旋踵皆以爲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
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羨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
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
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
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
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
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

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疆者長久萬世之善
計事疆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
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
至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爲山東苦
也其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爲誰
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
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
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
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
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

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爲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僂爲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爲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卽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強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胤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爲秦有况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有亡之也是故曹操爲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爲鴟梟而陳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吳萊戰國策正誤序曰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爲疏畧近世縉

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寢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叅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

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敷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爲熒惑變亂而懵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僞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鎡於道苟謂世爲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爲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

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嫌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爲讒說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降賊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故爲文飾

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僞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爲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爲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

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爲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譏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錯繆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古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爲於邑矣然自其

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叅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蠶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懣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辯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附論賈誼進說於君

朱熹

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

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之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脩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曾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

非川和錄 卷之四
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
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聖人之意可見矣

呂氏春秋 雜家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虛館一開天下
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蓬蠹議橫起瓌詭作新
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
殆出於此者乎不常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
士不常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
甚惡書也不常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

言吁不常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
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
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
耳何以得哉 四極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
不常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
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甚矣秦之士其賤若
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
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
呼

淮南子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之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在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

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楊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子華子

通考

後同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旣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爲造此書以傳合之正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吾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

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剝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事辭大抵十卷者編輯見意鳩聚衆語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蓀其實近時文

字又多解字義蓋古文屢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
 吾嘗疑其二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主老莊又
 論治古之時積羨于躬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
 傳以四達驛如也今則不然荒飆怒號而獨秀者先
 隕霜露霄零而朱草交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
 髡搖之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
 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拳拮抱其一槩之操泯泯
 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
 破山澍雨如注鷄鳴於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
 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
 人也是書也母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叫號之
 時乎

王充論衡

高氏子略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
 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
 而其文詳詳則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
 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
 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
 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
 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

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
劉向新序說苑竒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
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是書尚爾况他書乎袁
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
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
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
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
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
者正此謂歟陳氏曰充肅宗時人仕爲州從事治中
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

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
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爲竒

黃震氏曰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旣仕不偶退
而作論衡二十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
以爲已助盖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
怨憤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
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
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
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
老子抑殷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

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
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
爲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
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
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
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吏部之過
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
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
矯枉過正亦不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
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
十善言星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
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鈞星在房
心之間地自當動子常之言星徙猶太卜之言地動
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常售其欺耳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口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
之惡射天歐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
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

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困夏臺文王拘囚羸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良妻哭而城崩○鄒衍仰嘆而霜墮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姁禹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姚薏苡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為姓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

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湧中
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
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
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後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始
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
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神爲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
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
耳桓公千歲一世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况於
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
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
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今景公縞哭乃
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
流東去耳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
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
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

辨稱孔子千七千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
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
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
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
辨

論六韜 兵家

黃震
周氏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
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
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霸三代雖
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

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
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
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
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
婿者秦始有之其書亦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為衰世
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况其為書類多
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六
韜言猶豫狐疑之戒乃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
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
吳子之十三擊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銳教戰即其

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雨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涓涓不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

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卜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况韜略可信其爲太公之書乎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

既焯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爲名言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爲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所稽僅以陰符有託而去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談兵哉周詩鷹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爲大將周公其遺之乎六韜不知出何時其層層共議以家取國以國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者史記載君臣各把鉞斷首懸旗似後人臆記非實也歸賂囚好事爲之而此書因著文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其亂臣與韓非所云納費仲奉玉版并爲一論蓋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書載湯結女華以爲陰事曲逆以爲陽戰國諸子窺測古聖妄誕率類此太公舉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弒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見事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救之踈繆可

井川和約 卷之四十四
笑此書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節輕爵位
賤有司語無爲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條居太
半全無暴亂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靖四
方其書曰無有作惡當丕單稱德之世而紛然懸賞
罰募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
而綴緝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蓋吳起
武侯真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實至於料
六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書問答
徒效之也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
察也

孫子

葉適
高似孫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
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
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
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
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
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
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
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
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類考叔曹劇燭之武鮒設

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六一銓次乃獨不及武即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起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小妄相剽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侵凌一

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徃徃舍正而鑿奇皆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

以智用歟

吳子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略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

起庶幾乎

尉繚子

周氏涉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督責部伍刻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廊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視孫子專篇論火攻吳起武侯纖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主崇儉務本均田節歛明法稽驗為之主本無蔓獄無留刑故曰兵凶器爭逆德事必有本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視利害辨安

危武犯強敵力攻守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說雖未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古者什伍爲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春秋戰國來長募旣行動輒驅數十萬人以赴一決然後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公建壇拜曲端爲大將端首問魏公見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薰烝決不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而尉繚子亦云

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却未有是論也

握奇經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

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
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
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
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
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
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
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
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
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
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

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
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
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
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
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
帝得之未之思歟

其小和絲
 卷之四十四
 十三
 其小和絲
 卷之四十四
 十三



